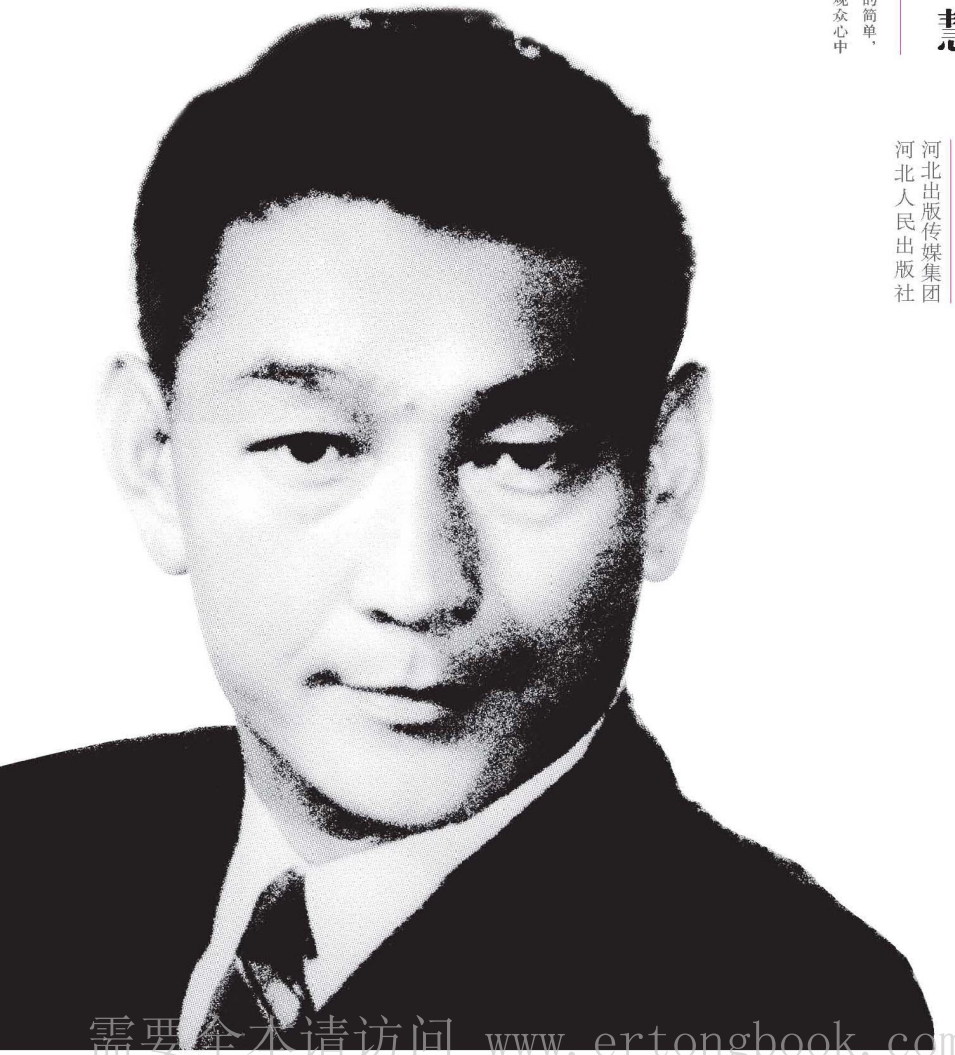
大师的智慧

谢添

我的座右铭：要真的假，不要假的真；要复杂的简单，不要简单的复杂；既是别人作品中所无，又是千万观众心中所有。



蒋晔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者简介

蒋晔，祖籍浙江省嘉兴市，1962年生于河南省商丘市，现任国家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5年开始进行20世纪500位中华杰出文化人物访问计划，现已访问300多位，其中有南怀瑾、冰心、费孝通、雷洁琼、启功、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等，还有宗教界人士本焕法师、觉光法师、夏荆山居士、汤恩佳等。出版有《我的生命中只有祝福》《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新世纪论语》《人生智慧丛书》《中国实践经济学探索》《白寿彝画传》《佛教图藏500罗汉》等近300余种图书。

2008年参与推动的北京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为“中国印”摩崖石刻所写的碑记，被北京奥组委所选定，镌刻在密云县云蒙山。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生死存续、浴火重生的世纪。本世纪的初始，就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向列强出卖主权，赔款白银九亿八千万两，神州大地被列强豆剖瓜分，上海黄浦公园的门口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陈亮语）富有自强不息传统的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不懈奋斗。经过一百多年、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千秋耻，终已雪。中兴业，待人杰。”（冯友兰语）从那时到现在，华夏儿女又开始了民族复兴的伟业。虽然历经反右派、三年大饥荒、十年内乱的曲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华民族开始跨越发展，迅速崛起，在21世纪初成为综合国

力强盛的大国、强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影响日益扩大。

一百年来，从南方到北国，从大陆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名家大师，他们以各自的智慧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他们的人生，汲取他们的智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蒋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学者、文化策划人。他从1994年开始采访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迄今已采访了三百余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出版了数种文化名人访谈录，在文化界和读者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社与蒋先生的合作始于2007年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书。2008年合作推出《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受到了文化界和读者热烈欢迎。从本辑起，为简洁易记更名“大师的智慧”。本丛书的特点是“小故事，大智慧”，通过大师的精彩故事，阐发他们的人生智慧，给读者以启迪。该丛书每辑十册，介绍十位大师，敬请读者留意。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序言　五十知天命

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他因知我、又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开辟了《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这一图书系列。正如他的预测，该丛书已出版的10册，得到大家的厚爱，竟连续获奖，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

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士的高度关注，在世琦兄引荐下，我得以幸会小贺。多次交流，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的那种生活状态，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觉悟，并把大师的智慧，去利益众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出版社的诸位高层领导，均大力支持这个《大师的智慧》丛书，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设计与出版，并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重要批示。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更加明白了“天命”两字的深刻含义。

“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是两句一俗一雅的古语，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何谓“天命”？规律也。

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带有系列性的、在报纸发表的“独”家访谈，到现在的各家报社、杂志、电视、网络，都特别重视“大师的智慧”，此乃“天命”也。众人需要智慧，时代需要智慧。人类失去智慧，世界将会怎样？肯定是毁灭。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如果没有一点人生智慧，你肯定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为了人生的幸福，去寻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

“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关系。在“天人”之间，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律。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顺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矿物、植物、动物，千奇百怪，丰富多彩。在动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这种造化，搞一

次“同化”，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要“同化”的思维、行动，其方向就是错误的，下再大的力气，也是无用功。理解了“顺其自然”，便会敬畏大自然，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异，以“兼和”为哲学基础，去为人类造福。

“兼和”者，兼容众异、得其平衡。对“众异”进行“兼容”，其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兼和”思想，在将来日益显耀。我通过他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国家所确认。“知天命”者，“兼和”也。

“天命不可违”，即是：“兼和不可违”。“人的命，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来注定”。你拥有多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的语言来表达，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兼和”。这便是大道至简。

蒋　晔

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

目　录

谢添：永不凋谢的青春 / 1
谢 添 小 传 / 16
谢添的故事 / 17
谢添导演了自己的精彩人生 /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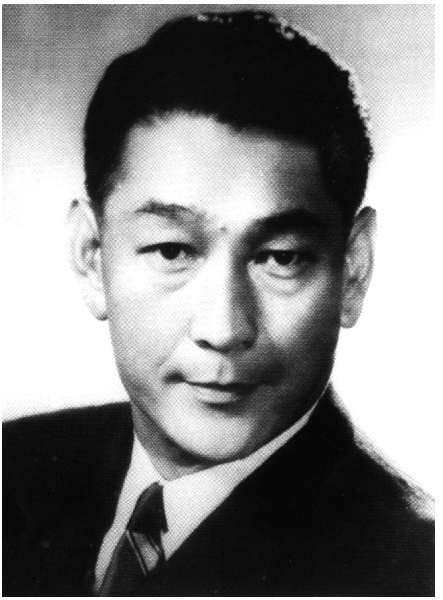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谢添：永不凋谢的青春

在采访著名电影演员李默然先生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你应该采访一下谢添，他可是一位大导演。”时隔几日，我就与谢导演约定，在他的家中进行了采访。我和谢先生访谈两次，他对我的感觉很好，主动提出要写一幅字赠我。我在访问名家之时，自己有一个约法三章，绝对不要名家有价值的物品，如书法、绘画等。因为我的访问，不是为了物质层面的有所图求，而是为了精神上的释疑解惑，这才是真正的无价财富。我将这一想法告知谢导后，他一口否定：“不行，今天是我想赠送给你，不是你索要的，你不要不行。我很喜欢你这个年轻人。你说写什么吧！”写什么呢？由于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不知道写什么好。我说：“谢老师，您就写对我采访您的感受吧！”他说：“好！我看你这个人挺坦荡真诚的，就写这‘坦荡真诚’四个字！”后来，我又与谢先生在北京见过

几次，他还和我的儿子蒋宽合影了一张十分难得而且富有情趣的照片。

和谢添导演聊天，可以说是人生当中的一大享受。他那与生俱来的表演艺术才能，无时无刻不在自由自在地流动着。他全身上下都是戏，没有一处不在与你说话。在前后6个小时的神侃中，他手舞足蹈，就像一个顽皮好动的孩子；他笑起来天真烂漫，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采访他时，他已83岁，这是一个进入生命自由王国的年龄，正是这个自由王国，他越老越活跃，越老越潇洒，好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


青年时期的谢添。

我好奇地问谢老一个问题："谢老师，您是否正在整理自己的传记？"他猛地瞪了我一眼，说："我老了吗？我今年才35岁！我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年轻，你的年龄就是我的年龄。我特别喜爱孩

子，经常到幼儿园去。每当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孩子，根本不是什么老爷爷。”

听到这段话，我吃了一惊，他说自己35岁，是因为坐在他面前的我，当年正值35岁。真是精彩的生命状态。怪不得中央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倪萍曾动情地说：“谢老是一个充满了快乐和幽默的人，他让人从内心里觉得生活是那样美好。我是主持综艺节目的，但总觉得没有谢老活得幸福，这主要与我的胸怀和文化素质有关。他有一个明媚的心态，他永远年轻。”

著名相声演员冯巩曾讲：“谢添是我们的大哥，我们真心祝愿他长寿长寿再长寿。他一定会使劲活着，好好活着。这样，我们就会高兴高兴再高兴。”

一、永远忘不了妈妈

在采访谢导演时，他激动地说：“妈妈对我特别好，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妈妈。我老是忘不了妈妈，妈妈对我的一生影响非常非常大。我这一生都是妈妈给的，包括我的工作，也包括我的性格。

妈妈是个电影迷，最喜欢带我去看电影，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带我去看。看电影时，我一笑，她就笑。我家很穷，父亲是个铁路工人，看电影没有钱咋办？妈妈就在三

更半夜里到菜市场加工肠子，挣一点钱，供我看电影。我们一天就看好几场，好的坏的都看，不加选择。这对我后来投身电影事业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

妈妈身体很好，心情舒畅，1997年去世。妈妈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她对我的教育微妙得很，我的人生观就是妈妈给的。我乐观得很，总认为没有过不去的河。”

我听到谢导从小就看了这么多电影，便问他：“您是怎样从看电影，一步步走上演电影的？”

他讲：“不瞒你说，我小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差，调皮得没有边儿，经常迟到，在小学留级过两次。我就是喜欢看电影，电影上的故事我都知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这辈子看的电影至少在1000部以上。在40年代，好莱坞的100多位影星，我全能叫出名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卓别林，当时天津人把卓别林叫作贾伯林。他的电影，从初期到中期的，我全看过。

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会演卓别林。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小朋友们在一起玩，玩的是砸卷烟盒里的画（也叫毛片）。我砸不过人家，毛片都输光了。我向爸爸要，爸爸说：‘你不是会演卓别林吗？你演，让小朋友看，看一次收两张毛片，不就赢回来了吗？’于是，我就用粉往脸上化妆，用毛笔点上胡子，我把头发弄乱后，戴

上我爸爸的帽子，穿上我哥哥的破西装，最后蹬上靴子。我妹妹就‘咚咚咚，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小朋友们闻声后搬来小板凳、小椅子，坐了下来。幕启后，我走了出来，真的演起了卓别林。”



卓别林在《警察》中的剧照。他是谢添最崇拜的电影大师。

“是什么机会把您推上了艺术舞台，从此开始了电影生涯？”

他回忆道：“那是在1936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要拍摄电影《夜会》，正巧有个演员生病了，需要找个替补演员。当时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就向导演推荐了我。这次推荐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为什么大明星胡蝶会推荐我呢？原因很简单，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铁路员工，按今天的话说，是哥儿们。所以，我很感谢胡蝶。”

“谢导，您最崇拜电影大师卓别林，您见过卓别林没

有？”

谢添说：“没见过。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大约在1975年的时候，卓别林准备来中国访问，周总理要接见他，有关方面通知我参加这次会见，我高兴得不得了。但卓别林最终因故没有来成。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去世了。卓别林生前对周总理非常佩服，有一年在日内瓦开会，周总理会见了他，卓别林高兴地说：‘没有想到中国的总理会接见我，给我这样优厚的待遇。’周总理说：‘我们是搞政治的，你们是艺术家，艺术家的价值更高。况且您是全世界都喜欢的演员，我们怎么能比呢！’”

二、鲜为人知的故事

由于谢导是著名导演，他和国家领导人的交往较多，为此，我问谢添先生：“在您和老一代中央领导人的交往中，交情最深的是哪一位？”

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是周总理。我和总理常见面，他非常平易近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无拘无束。有一年，我们电影界在香山举行联谊会，总理到会参加。大家都争着给总理敬酒，这个敬，那个敬。我看他喝得实在是太多了，心里很担心，就悄悄地找来白开水，倒在总理的酒杯里。总理不知道这回事，端起来与人碰杯后一

喝，发现是白开水，就直来直去地说：‘这不是白开水吗？’我赶快说：‘总理，这是我倒的。’周总理说：‘我知道您的意思，没问题，我能喝。’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总理怎么有这么大的酒量。

有一次，我和总理打乒乓球，打着打着，我突然给他打了一个旋球，且挑得很高。就在那球还没有落下的时候，我猛然想到，他是国家总理，又上了年纪，万一摔倒了怎么办？我赶紧跑过去，抱住了周总理。总理说：‘没事，这种旋球我会接。’

还有一回在北戴河，到晚上11点钟了，周总理叫我们几个人一道去海边散步。当时的北戴河，一过晚上10点，沙滩上就没有什么人了。我们在沙滩上走啊，走啊！静得很。我突然想，这可是周总理啊！要是出了安全问题怎么办？于是，我就一会儿往这儿看看，一会儿往那儿瞅瞅。总理看到我这个样子，笑着说：‘你真傻，和平年代，怕啥哩！’我太爱总理了，打心眼里爱他，因为他非常关心我们文化界。”

“周总理逝世以后，文化界写了很多悼念总理的文章。您讲的这几个故事发表过没有？”

谢添说：“零零散散地向外界说过，但不系统。今天给你谈得比较全。还有一次，我们排演《屈原》，赵丹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